

生平全记录

毛泽东

一个振兴中华的世纪伟人

一个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

大战略家、大军事家

一个手不释卷的

大学问家、一个超迈千古的大诗人、大书法家

◎全新图文版◎

柯延 / 主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一个伟人和他的辉煌时代

毛泽东

生平

全
记
录

下

柯
延
●
主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五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会见米高扬

1948年5月，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准备派一位有威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要员前来听取我方的意见。这位代表于1949年1月31日到达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就是我们早已知名的米高扬。

米高扬一行于1月31日午后1时许抵达西柏坡。毛主席在门口迎接了他们——米高扬和随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及其警卫员。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在我东北帮助进行铁路恢复工作。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是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的翻译，我们称他为小柯瓦廖夫。他们到达西柏坡后，毛主席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几位书记。

第二天，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讲话。周恩来、任弼时偶尔插几句话，做些解释。主席一连谈了三个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主席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顽强的实力了。

我们军队的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分好、觉悟高，战士和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不犯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着国民党走，或到台湾，或出国。对于我们，目前可以说



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于10月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将要在实际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进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们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现在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

第一，胜利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义等等的明确化，已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我党已思考过。

首先，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其次是它的组成、它的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各色各样的民主党派，有的已同我们合作多年了。虽然它们的力量都不算强大，人数也不多，他们在工农群众中或武装力量中没有什么联系和影响。但他们在知识界、海外侨胞中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这样的一种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么？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工作方法与制度问题。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渐建立、完善、健全起来，工作方法也可在工作中逐步协调和改进。工作中的矛盾、摩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的。总之，将来政府的组成大概就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新政权建立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战工作。

第二，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中国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人民生活痛苦。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的，这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或做出几项决定就可完成任务的，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正在研究苏联所经历的两次（指十月革命成功后与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恢复工作的经验，为的是参考和借鉴其中成功的、对我们有益的经验。



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这不只是发动、组织群众或发起某种运动的问题。我指的是组织，安排群众的生活、就业、教育等各方面的問題。中国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的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

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最可靠的战无不胜的雄厚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挥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至于现成的组织形式，工人阶级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谈到这里米高扬插话了，他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毛主席听了米高扬的插话，不高兴地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2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的，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米高扬急忙声明：他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自此以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过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问题，而只是静听而已。

第三是军队问题。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较快，在不断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下，这大概是合乎规律的。在目前，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部队力量的扩充很容易、很快。我军不只俘虏的人员很多，而且缴获的武器、物资也是不少的。现在的战争就是靠缴获的武器来进行的。

目前解放军除完成作战任务外，还得驻守新解放区和城市，维护治安、剿匪，并在条件许可下进行生产自给，改善生活。任务是很艰巨的。

现在解放军中的若干部分，主要是起义部队，需要大力改编改造。这是需要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内，经过逐步整编、调整、改造、改



编等一系列工作程序来完成的。这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此外，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编、改造和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须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接着，谈了国际关系问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问题。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做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么？！我们的屋里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我想，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么！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目前只能讲到这里。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为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这样办，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呢？会的，现在就遇到某些物资短缺的困难。例如，医药和医疗器材的短缺，铁路建筑器材的不足等等。可以设想，在恢复和生产建设过程中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如技术的落后、物资的短缺等。目前，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一待江南得到解放，那就更会成为迫不及待要解决的问题了。恢复和建设工作的，只能在大陆基本上解放后，才能做出全面的规划和安排。现在还只能是修修补补，同时工作的重点仍是为战争服务。

在农村，由于战争，农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的破坏，缺吃少穿的人也是不少的。不过在农村，随着战争的向前推进和解放，我们紧跟着进行土改和粮食调剂，使农民较易维持生活。要注意照顾的是参军入伍的战士、目前尚在前线作战的战士家属生活问题。对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基层干部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由他们带头在新解放区工作，已是有相当成绩的。

要注意的是土改工作不能同时在所有地区同样的展开。一是要随军



事形势的发展而展开,二是要按地区、分阶段来进行。看来,大致要分几个阶段,用数年工夫来完成。先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完成土改,再在长江两岸地区进行,然后要在华南及边远地区进行。因为这不仅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而且还需训练相当数量能掌握政策的干部来领导进行。不可以(即使在我们的政权领导下)用振臂一呼、万众皆起的方式做这件事。土改同时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所以必须把经济与政治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时都做好。我们较老的干部在这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他们能较好地完成任务。同时由他们带领、帮助和教育新的工作人员,对其加以训练培育,是可以顺利地完成土改工作任务的。

休息结束后,毛主席接着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很软弱的,只有不多几家像点样子,其余许多连中等资产阶级都够不上,更谈不上亿万富翁了。他们虽然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到压抑和排挤。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这个政策他们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为发展生产建设,应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总之,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发挥和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对资产阶级的使用,也可能出现某些消极方面的现象,我们也应注意防止和纠正。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这可以把工商业方面的活动人物组织起来,其主要任务:一是使他们较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二是使他们有监督地自我改造。这样,不仅使他们的思想可逐渐得到改造,也使他们的行为受到监督,不敢过于放肆地违法乱纪。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古、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比起汉族来,都属于少数民族。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目前是这样。但从历史上讲,汉族也多次被异族奴役过、统治过,虽然汉族是个大民族。总而言之,民族政策必须是端正的,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间的纠纷必须妥善排解。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摩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的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我军向前发展,很快就要进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了。因此,关



于对民族问题将会在最近制定出一套相应的方针、政策。

在和我（指师哲）的闲谈中，米高扬认为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推心置腹谈功过

1949年2月22日，原国民党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从北平乘坐飞机到达石家庄，从石家庄又换乘吉普车西行，来到了西柏坡。傅作义将军的西柏坡之行，是为了求见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

同傅作义将军一起来到西柏坡的，还有邓宝珊将军、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先生。我党友好地接待了他们，把他们安排住在了西柏坡后沟新盖的3孔石窑洞里。

这一天，吃完晚饭以后，毛主席把我（指武象廷）叫到他跟前，问道：“警卫，谁跟我去会见傅作义将军？”

我告诉主席说：“我和李风华俩人去。”

主席又对我说：“你们去要注意，客人要问你们时，你们就请他向我和周副主席提问，一切由我和周副主席接待他们，回答他们提的问题。”

这样，我们跟随毛主席坐汽车到了后沟。会见是在靠石窑洞西边的一间平房里进行的。参加会见的就毛主席和周副主席俩人。

当毛主席一来到平房里后，傅作义将军深有负荆请罪之感地说：“毛先生，你好，我是46名战犯之一，我有罪。”

主席笑笑说：“傅将军不愧是位军事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当机立断，决心下得很快，没有拖泥带水。傅将军，这次北平和平解放，出乎我们预料之外，我们本来打算是想让傅将军在解放军攻城时，能够里应外合，配合解放军攻城就可以了。……现在看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比我估计得要好多。”

接着，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点燃后吸了一口，非常真诚坦率地和盘托出北平和平解放时的全部思想：“我预先将困难估计得多一些，万一中央军闹事，我们也做好了准备，结果中央军完全服从傅将军的命令，接受北平和平起义，拉到指定地点去接受改编。在军队改编过程中，我始终不放心，每隔两个小时，我就给林彪、罗荣桓打去一次电报，问中央军听不听指挥，到指定地点去改编，工作进行的是否顺利？他们从北平前线给我回电说，中央军除有小部分不大听话想闹事，但没有闹起来外，整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傅作义被毛主席毫不掩饰的真诚深深打动，他深感佩服。总是客气地对主席说：“毛先生，我在北平和平起义的决定，我事先通报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南京政府同意北平和平解决，他们让中央军服从我的命令。”

毛主席像是在总结北平和平解放的经验，又像是在评价傅作义将军的功劳，他扳着指头说：“傅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可以归纳三点好处：第一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这样双方打起来势必会把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打得稀烂，北平和平解决没有打仗，北平城里那些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第二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双方要是打起来，北平城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受严重损失，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第三点，你们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我们也准备了几百万发炮弹，要是双方硬打，双方的军队就要有很大伤亡，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了，双方的军队也都保存下来了，双方千儿八百万发炮弹也全保存下来了。这三点也就是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

傅作义将军尽管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仍深感不安和内疚，他旧话重提：“我从前对毛先生进行过直接人身侮辱，指名道姓地骂毛先生，像我这样一个旧军阀，罪恶严重的人，实难挽回，实难宽恕。”

这时，周副主席在旁爽朗地一笑，插话说：“过去是两军对峙，互动干戈，那是难免的事，现在已经坐到一起来了，这样就很好嘛。我们的朱总司令和贺龙同志，在旧军队中干过，现在他们都是我们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很尊重他们嘛。过去的事情，作为一段历史就算过去了。”

为了打消傅作义将军的疑虑，取得他的信任，毛主席又一次强调地指出：“既往不咎，这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一贯政策。以前，傅将军的屁股坐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打内战是坏事，这是事实。但是，傅将军你现在屁股已经坐到中国人民这一边来了，这是好事。我们欢迎你，人民也欢迎你，你就不必多虑了。”

听了毛主席十分透彻的解释，傅作义沉重的心情顿释疑团，他感激涕零地说：“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有所闻，毛先生真是宽宏大量，不计个人恩怨。”

周副主席也插话说：“是的，高树勋将军就在我们解放区，他和我们一块共事，表现得很好嘛。”

评价一个人，毛主席总是看他的过去，也看他的现在。他说：“傅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也算得是一位爱国将领，一直没有向日本帝国主义屈



服，察哈尔抗战和绥远抗战，傅将军有过战功，这人民都没有忘记。就说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傅将军的部队驻扎在河套地区，我们晋绥的八路军，在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在这期间，我们合作得很好嘛！那时，我们的目标就是共同抗日，我们是抗日的友军。抗战胜利了，蒋委员长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撕毁停战协定，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发动全面内战。所以说，发动内战的祸首主要是蒋介石。傅将军现在脱离了蒋介石集团，转到人民这一方面来了，我们便更有条件合作共事，共同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和恢复战争的创伤，建设一个没有反革命分子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这时，毛主席又面向邓宝珊将军。他对邓宝珊将军说：“还有邓宝珊将军，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也起了很大作用。北平的和平谈判，主要是邓宝珊将军从中调解，作为傅将军的谈判代表，帮助傅将军，使北平和谈顺利进行，为谈判成功出了很大力量。我们也很清楚邓将军积极两头奔走所立的功劳。”说到这里，毛主席微笑着说：“邓宝珊将军，我们算作老朋友了。还是在延安时，邓将军在榆林，我们在延安就打过交道，共过事，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合作共事了，我再次表示欢迎。”

这当儿，邓宝珊将军不住地点头称是，毛主席那感染人的笑容，使他激动的情绪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傅作义将军在一边也钦佩地说：“毛先生的战略战术非常英明，真是用兵如神。我原来估计东北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必须休整补充，才有可能进关参加平津地区作战。一般说像辽沈这么大的战役，起码部队得有个数来月休息，以恢复元气，这是普通军事常识。但是，辽沈战役刚一结束，东北野战军就迅速进了关，很快地包围了唐山、天津，这是我根本就没有料到的。”

毛主席说：“傅将军，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一结束，我立即命令第四野战军神速进军平津塘。我们部队不怕减员，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就是不让国民党发现我军意图，给他们造成一种错觉。”

傅作义将军很有体会地说：“毛先生深领兵贵神速这个原则啊。解放军包围天津以后，我告诉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叫他不要打，要与解放军谈判。可是，陈长捷不听我的话，他非打不可。才使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棉纺厂破坏严重。”

后来，他们的谈话主题转到了陕北战场。客人们提出，请求毛主席谈谈陕北战场的情况。一提起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毛主席又非常健谈地给客人们讲了那个时候的艰难情景，他说：“胡宗南调动23万大军进攻延



安，由他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军长董钊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直接攻打延安。我们发表了声明，放弃了延安。蒋胡军大举进攻延安时，在陕北作战的机动部队有9个多旅，蒋胡军占了延安，蒋委员长大吹他的胜利。我们说，他就占了延安那么个城市，过不了多久，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我军放弃了延安，丢掉了包袱，就轻装上阵，背上没有包袱了，肩上没有压力了，就能机动灵活地从运动中消灭蒋胡匪军了。事实也是这样，我军放弃延安不到两个月，就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打了三个胜仗，消灭了他3个旅10000多人。在延安的时候，我身体不好，经常有病，走路也走不动，骑马也感觉到有困难。可是，蒋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对我们毫不留情，把我们从延安如赶鸭子那样，一直赶到葭县。他们占领了葭县城，封锁了黄河渡口，我们只有手巴掌大的那么一点点地方，真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这样，我们只有下定决心在葭县、米脂、榆林一带，打一场决定陕北战场命运的战斗。还好，我们在沙家店消灭了胡宗南一个主力师，就是三十六师，沙家店战斗成了陕北战场的转折点。虽然说蒋胡军把我们如赶鸭子那样赶着跑，可倒好，把我的身体却锻炼好了，我不但能骑马行军，而且不骑马也能步行走路、爬山，夜间、雨天行军都不骑牲口了，这也算做一件好事吧！”

傅作义将军听了毛主席简明扼要的介绍后，对毛主席“用兵如神”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他从看到主席第一眼的时候，就感到毛主席是一位了不起的伟人，他的衣着整洁朴素，待人诚恳，傅作义将军从内心里对他发出了叹服。

后来，在谈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时，傅作义感慨地说：“在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也是毛先生对中国人民革命的重大贡献。”

毛主席谦虚地说：“实行耕者有其田，不是我们共产党发明的，这也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土地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惜他没有能够做到，我们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解放区搞了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当傅作义将军提出了一些土地改革的具体问题时，毛主席对他说“有关土地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问题，这你还是要去问我们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对土地改革工作做过详细的调查了解，他是我们土地工作的专家，对土地改革很有研究。”

会谈是在热诚和愉快的气氛中结束的。此次与主席见面给傅作义将



军留下深刻的印象。

确定新中国大政方针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

为了迎接这次会议的召开，有关服务部门做好了准备工作。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首长，还亲自检查了会场的布置情况。

会议开始之前，各地区各战场的党政军首长，都陆续到达西柏坡。其中有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贺龙、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习仲勋等。有的乘火车到了石家庄，然后换乘汽车再到西柏坡；有的直接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来到西柏坡，首长们个个都兴高采烈，眉开眼笑。见了面，都是亲切握手，相互问候。到会的首长们不仅为互相见面而高兴，而且也为战争的胜利而高兴。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打了三个大的战役，消灭了国民党主力部队150多万人，解放了大半个中国。首长们到了事先安排好了的住处，把东西往屋里一放，就去看望五大书记。

来西柏坡开会的首长们，有的还没有到过西柏坡，他们看到五位书记住的条件那么简陋，想到就是在这里，五大书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都是赞不绝口。

有的说：“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住在这里，一定会找一个条件好的深宅大院来住，环境一定也很美，没想到，他们住的条件这么差，连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有的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作风，给我们树立了好的榜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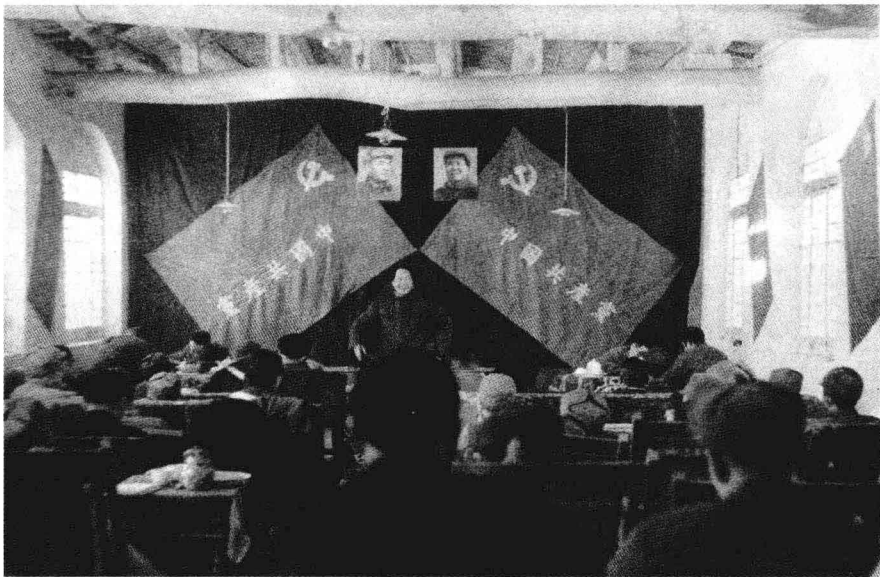
因为西柏坡的条件比较差，本来平房里都住满了人。这一次开会，一下子又增加了好几十位首长，居住也就更加紧张了。不管怎样，来开会的首长都必须有床位。这只能跟开九月会议一样，在一个房间里能摆几张床就摆几张。因为住得很挤，我们（指阎长林等）也向首长们解释，说这里的住房条件差，希望首长们谅解。

首长们说：“毛主席还住那么一个小平房呢。我们这样住，也就很好了。这比在红军路上住宿和在战壕里睡觉，已经强百倍了。”

来的首长们多，汽车也多，车来人往，西柏坡是非常热闹的。

生
平





▲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会前，傅连璋和黄树则等还组织了医务组，给到会的首长们检查了一次身体。

为了保护首长们的安全，还布置了防空高射炮部队。这些高射炮是东北野战军缴获的。首长们听说还有高射炮，他们很感兴趣，不少首长还去看了看操作表演。首长们看了高兴地说，我们有了这些装备，敌人的飞机如果来轰炸，就叫它有来无回。

3月5日，大会正式开幕。这次会议，是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召开的。这个食堂，是我们到达西柏坡以后，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会场布置在食堂的南半截。食堂的北半截是会场服务、饮水和休息的地方。会场的正面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会场前边，摆了几排条桌，桌子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这一排条桌的后面，靠背椅摆得整整齐齐。整个会场里，布置得整洁、朴素而又庄严。

开幕式之前，毛主席特别高兴。穿上新棉衣，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地走进了会场。他一进入会场，大家就热烈鼓掌欢迎。毛主席先是向到会的首长们招手致意，接着他也鼓起掌来。长时间的鼓掌之后，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便坐在了主席台上。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的报告。

毛主席在讲到我们的建设事业的时候说，要求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



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要求我们的同志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生产的方法，学习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严肃地指出，在胜利面前，要防止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要防止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毛主席在这个长篇报告中，提出了各项正确的方针，规定了在全国胜利以后，全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

毛主席作完报告，与到会的首长们进行了认真而又热烈的讨论。讨论的时候，首长们个个欢欣鼓舞，精神振奋。

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骄傲自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还通过了几条重要的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王明因为在会上坚持错误，还受到了大家的批评。

在西柏坡期间，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还与许多部队的首长交谈过。他们谈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大军渡江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还亲自送他们，在院里总是还要热情地交谈一阵子。

彭老总告别中央首长的时候，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和他紧紧握手，说彭老总那里很辛苦，希望他那里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还希望彭老总早一点从新疆凯旋归来。彭老总表示，全国的形势这么好，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他还说，第一野战军也是能吃苦的，苦中有乐嘛。

贺老总对毛主席说，希望他多注意身体，三大战役的过程中，已经相当紧张了，现在该注意一些身体了。他希望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注意身体。毛主席对贺老总说，没有什么，我们紧张惯了，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大问题。



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送陈老总和邓小平同志的时候，他们仍然在交谈关于大军渡江的问题。他们的心情都非常愉快，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毛主席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修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

邓小平政委说，前一个时期，在各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在淮海前线，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那真是一大块很难啃的骨头啊！大军渡江还需要各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

陈老总说，我们原来还做了准备，准备在淮海战役进入最关键的时候，美国第七舰队可能动一动，陆战队和空军会支援蒋介石的败局。但美国人很聪明，怕陷进去拔不出腿来，他们也没有敢增援。

周副主席说，美国第七舰队开到青岛，也不过是来吓唬一下我们，但我们不怕。如果他们参战，就来个美、蒋反动派一齐打。

毛主席说，就是这样，美国人参战，最多再延长一些时间，最后的胜利还是我们的。毛主席还说，蒋介石和李宗仁要求和谈，企图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在100万军队的基础上，扩充为300万到500万。想以长江天险为界线，继续统治中国南部。我们要抢在敌人前面，打过长江去，向东南、中南和西南大进军。

百万雄师过大江

1949年4月的北平，祥和平静，在基层和群众中洋溢着自由快乐的气氛。在长江天堑的中下游，淮海战役的硝烟熄灭后几乎看不到大的战火，也给人一种平静之感。但静中有动，特别是长江两岸那沉闷之静中似乎在酝酿着雷声。特别是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的静中，毛泽东在盘算时间，随时准备按下总攻的电钮。

4月20日的早上，我（指李家骥）按时接班，前班的同志告诉我：“主席很忙，没有休息好，多劝劝。”

这天白天我不断给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换水，几次请示搞饭。他或说不饿或说等一会儿。下午3时，周恩来到主席处，我们汇报了主席未吃未睡的情况，他皱皱眉头说：“这怎么行啊！我去看看。”

周恩来进入毛泽东办公室后，我乘机请示说，“周副主席来了，是否搞点饭吃？”



▲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捷报。

“对，快去，正好我没吃，”周恩来反应非常快，我们俩配合得很默契。毛泽东见孤立了，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但却嘱咐我简单一点。

我高兴地跑到厨房对高师傅说：“快，主席和周副主席要吃饭。”高师傅说有一大碗二米（大米和小米）饭。我说，请您准备点菜，我再做点面条。我们俩三下五除二，一会儿就弄了个三菜一汤：苦瓜炒肉、肉炒豆角、炒辣椒，清汤，外加每餐必备的小咸菜。两人在办公室里吃起饭来。我给周恩来一碗面条、给毛泽东半碗面条。因周比毛爱吃面条。

“面条是谁做的？”毛泽东在非工作时间，如散步、吃饭时一向喜欢谈一些海阔天空的事，有时不厌其烦，有时好像记忆不好反复问一件事。按理说，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能知道是我做的，可他偏偏问起。

“是我现擀的，”我马上回答。

“噢，对，这个小鬼很会做面条。在西柏坡时我曾看到他做面条，味很香。我还说一定吃你的面条，今天果然吃上了！”毛泽东一边吃面条一边高兴地跟我和周恩来唠嗑。

我在一边侧立，深深感到帮助毛泽东吃上一顿香甜的饭和睡上一次